



# 陳嘉偉

Chan Ka-wai, Gary

電影特技化妝師

## 個人經歷

▲ 陳嘉偉 (Gary Chan)，1990 年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羅定。

陳嘉偉家中三代人均從事化妝工作。爺爺陳文輝曾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化妝總監，父親陳志達亦是一名化妝師，曾效力於TVB及亞洲電視。

陳嘉偉中學時曾赴英國留學，回港後在大學主修商科，並取得了市場學及管理學學士學位。23 歲時，他愛到日本熱血化妝漫畫《Gimmick特技化妝師》啟發，隻身赴美國學藝。2013 年，他於美國洛杉磯 Cinema Makeup School 修讀完成為期三個月的特技化妝專業課程。

2014 年，他經朋友介紹參與翁子光導演作品《踏血尋梅》(2015)，為女主角春夏製作「被撕破的臉皮」，並由此正式邁入電影行業。至今他已主導和參與了香港及內地二十餘部電影的特技化妝工作。

##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2015 年	《踏血尋梅》(導演：翁子光)	特技化妝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美亞娛樂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2015 年	《老笠》(導演：李家榮)	特技化妝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香港
2016 年	《冲天火》(導演：林嶺東)	特技化妝	天邦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2016 年	《救殭清道夫》(導演：趙善恆、甄柏榮)	高級特技化妝師	娛藝電影發行 無限動力實業有限公司 星藝有限公司 寰亞影視發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2017 年	Ghost in the Shell 《攻殼機動隊》(導演：Rupert Sanders) [香港部分]	特技化妝師	Paramount Pictures	香港 (美國)
2017 年	《妖鈴鈴》(導演：吳君如)	特技化妝 項目經理	我們制作有限公司 北京嘉美春天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開心麻花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8 年	《臥底巨星》(導演：谷德昭)	特技化妝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香港 澳門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2018年	《古宅》(導演:涂震駿、麥浩邦)	特技化妝師	東方影業出品有限公司
2018年	《大師兄》(導演:闞家偉)	特技化妝師	星王朝有限公司 博納影視娛樂有限公司
2019年	《掃毒2:天地對決》(導演:邱禮濤)	特技化妝 項目總監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映藝娛樂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2019年	《我的拳王男友》(導演:杜琪峯)	特技化妝師	中國星電影有限公司
2020年	《肥龍過江》(導演:谷垣健治)	特技化妝師 (甄子丹先生)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星王朝有限公司
2020年	《造口人》(導演:洪榮杰)	特技化妝師	Venture Seeker 大庭廣眾影視傳媒 Kalliopeia Productions 明洞電影
2020年	《赤狐書生》(導演:宋灝霖、伊力奇)	特效化妝 項目經理	安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2021年	《拆彈專家2》(導演:邱禮濤)	特技化妝 負責人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夢造者娛樂有限公司
2021年	《怒火》(導演:陳木勝)	特技化妝師	英皇電影有限公司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騰訊影業
2021年	《糖街製片廠》(導演:劉翁)	特技化妝師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三層製造有限公司
2021年	劇集:《星空下的仁醫》 (編導:方法酌、歐耀傑、張恆浩、何嘉華)	特技化妝師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2022年	《明日戰記》(導演:吳炫輝)	特技化妝師	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宏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華人影業有限公司
2022年	劇集:《凶宅清潔師》 (編導:羅俊偉、祁健聰、郭家禧)	特技化妝師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勞詩動眾」媒體製作公司
2022年	劇集:《女法醫JD》(導演:黃偉傑)	特技化妝師	英皇娛樂集團 騰訊視頻
待上映	《暗殺風暴》(導演:邱禮濤)	特技化妝師	愛奇藝影業 HMV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捷成世紀文化產業集團
待上映	《獨自·上場》(導演:陳可辛)	特技化妝師	嘉映影業有限公司
待上映	《金手指》(導演:莊文強)	特技化妝師	英皇電影
待上映	《零度追蹤》(導演:黃明昇)	特技化妝師	愛奇藝影業
待上映	《夜校》(導演:劉翁)	特技化妝師	宏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待上映	《拼命三郎》(導演：陳大利)	特技化妝師	只令發行有限公司
待播出	劇集：《和解在後》(導演：趙善恆、駱子康)	特技化妝師	MakerVille

# 訪問文稿

文念中：你怎樣形容你的工作？你是特技化妝師還是……怎樣形容你的崗位呢？

陳嘉偉：我會形容我是電影業裡其中一顆很小的齒輪，是可有可無的，尤其是在港產片裡。因為不知道有時是不是預算的問題，譬如你做一個故事的編劇時，你會盡量避免（寫）一些要花錢的項目，而特技化妝就真的是要花錢的項目。例如當你要老人妝，「隨便弄一些白髮給他就可以了」，加點白髮上去其實就有感覺了，電影是要拿一種感覺，不需要那麼實質地有一個逼真的視覺效果給人看，所以要看預算（的多少去決定）可以玩（做）甚麼。我會覺得特技化妝在電影業裡是可有可無的，我們只不過是一個 3D 上的化妝師。

文念中：即是實體的化妝師？

陳嘉偉：是的，實體的化妝師。

文念中：你家裡也是化妝世家<sup>1</sup>，你覺得你做這行會不會受到（家人的）影響？因為他們也是做化妝的，所以影響到你對這個也有興趣？

陳嘉偉：我想多多少少一定有一點的。我小時候，我媽媽是開化妝品公司的，她有一些特技化妝的產品，她沒有教過我，不過我有時像是 Halloween（萬聖節），我會自己拿（那些化妝品）去玩，也挺好玩的。除了這一件事也沒有甚麼特別影響我的……

其實也有影響的，因為當我在二十三歲時，我看了一本（特技化妝題材的）日本王道漫畫<sup>2</sup>，十分熱血，我就立刻飛去美國讀（特技化妝）。其實我爸爸和我爺爺都不支持我做化妝，因為他們覺得用一對手賺不到錢，做生意吧，不要做這些。但就是因為他們這麼說，我很喜歡鬥氣，「我就做給你看」，所以也算被他們影響了。

文念中：你去美國讀書是哪一年？

陳嘉偉：2013 年。

文念中：讀了多久？

---

<sup>1</sup> 陳嘉偉的祖父為上世紀香港電視界的化妝大師陳文輝，父親陳志達亦為專業電視化妝師。

<sup>2</sup> 王道漫畫：主流題材的少年漫畫，特別強調「友情」、「熱血」、「勝利」這三種元素，類型多以冒險、戰鬥為主，富有正向力量。

陳嘉偉：我讀了三個月，之後就回了香港，讀完就立刻回香港，要養家糊口，要工作。在回到香港的一年期間，我就上網看書和看影片，收費的那些。憑著在外國學完的一點點基本的基礎知識，只要有心機的話，你多看片（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當然要花一點錢，但上網看影片真的不貴，幾百元一條片。

文念中：讀完又學到技術後，你怎樣入行的？

陳嘉偉：入行？我聽說電影業入行其實是很難的，尤其是在國內，那時是你要有認識的人，「不要理會，先做著吧」，你不要管做甚麼崗位，通常都是從做場務、劇務這些開始的。

我在香港那時候是沒有想過做電影的，學來純粹是為樂趣，而我家人亦沒甚麼人脈令我可以入行。但剛巧我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了一個做了美術一陣子的朋友，我不是和他一起讀書的，他是香港人，叫 Castle（葉京堅），他在我臨走前來學校參觀，和我聊了兩句，交換了電話，之後隔了一段時間才來讀。到他回香港時他打電話給我：「Gary（陳嘉偉），我有部戲，我上司那邊有部戲。」他叫我做，想和我一起做，可以多點信心。所以就這樣入行了，那部戲是《踏血尋梅》（2015），就是（我的）第一部。

文念中：是負責哪一個妝的？

陳嘉偉：負責（戲中）春夏被白只割完臉，扯開臉皮那一下而已。嘩，一來就這些，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妝容，是一個需要活動的妝容，不是化完放著就可以，還要動的，還要一個鏡頭完成。我們覺得很難，我練習了很久，造完一塊假皮，然後試了幾次，看怎樣可以造好一點，怎樣加血之類，怎樣貼這塊皮才會最好。最後就拍了，很幸運當時的製片 Carly（黃東花）（在拍完後）就找了我們做下一部，即是《老笠》（2015）。

文念中：你剛才說第一次就做這些妝有些害怕，但特技化妝其實經常也要做這些的。

陳嘉偉：是的，文生（文念中），你叫我化那個（假）胸<sup>3</sup>的時候，其實我（之前）也沒有化過，但是我想也是差不多的 concept（概念），因為我相信，文生你做美術也好、做服裝也好，有時遇到一些未做過的東西，也是會接的，也是要做的。難道不做嗎？總有第一次的。

文念中：所以我說，你聽到要弄傷口、要弄很多器官、要弄屍體，應該是很興奮的才對？

陳嘉偉：興奮，但同時間也擔心，是有壓力的。但是一點點壓力就能令你跑得快一點，大壓力就能令你飛起來。

文念中：你讀（特技化妝課程）的時候有沒有心想，將來回去如果可以接部戲做這些妝就好了，例如殭屍或者機械人？

陳嘉偉：其實也有想過的，但是我愈做就愈覺得我原來不是太喜歡化殭屍、喪屍、怪獸那些。當然了，要我做我也喜歡做，但最想的原來不是做這些。因為可能是港產片的供求問題，不會突如其來有一部 Sci-fi 片（科幻片）是做怪獸的，香港（電影）是不會有怪獸的，亦沒有那麼多喪屍，有一些而已。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影響，會多看了一點偏向真實的化妝、特技化妝，例如化一個老人妝，化一個肥仔妝，化假胸這些。

---

<sup>3</sup> 指電影《金手指》中，陳嘉偉為演員製作的假胸。《金手指》是由莊文強執導的香港懸疑劇情犯罪片，文念中擔任造型總監。此片目前未上映。

有一部戲挺有趣的。我幫陳可辛導演做《李娜》<sup>4</sup>（即《獨自·上場》），（其中有一個角色由郝蕾飾演），我忘記了她是演（李娜）在山東還是武漢時的師父，總之說她是國家隊的教練。郝蕾是美女嘛，但是要令她有點像山東女人，陳可辛有一些參考資料給我，我盡量跟著這個方向去令她顴骨凸起一點，令到她皮膚深色一點，做出來的效果我也覺得挺自然的。我反而喜歡這些，感覺上是很悶的東西，但其實真的很難，很難做得乾淨。

文念中：你飛回內地做？

陳嘉偉：是的，在武漢做。

文念中：要倒模然後回來雕？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可否說說工序？例如剛才你說那個顴骨要變高，通常工序是怎樣的？

陳嘉偉：最簡單地說一下。首先我要「Live Cast」，即是倒模，複製演員的樣子。以《李娜》（即《獨自·上場》）那個來舉例，我是去了陳可辛在北京那間電影公司，幫她（郝蕾）倒模，倒模後把模拿回香港。當然其實我也可以叫北京那邊的朋友或者合作伙伴去幫我做，不過我想上（內地）看看。

拿回香港後，我造了個石像複製出她的樣子。中間當然有很多個工序，但是我省略了那些，你當有個 positive（正面）的樣子，即是正常樣貌，我們叫這個做「Positive」（即 Positive Mold 陽模）。我在上面用油泥去雕塑，雕甚麼就會變成甚麼樣的假皮。雕完之後又會再倒模，然後就變成一個「Negative」（即 Negative Mold 陰模）。將 Negative 再放上去 Positive 的位置，而 Negative 和 Positive 中間，如果清乾淨那些泥後，就會有一個空間。

然後就到了一個叫「Casting」的部分，即是灌模。灌一些矽膠進去，然後夾著那個模，乾了後拿出來，那塊就是假皮了。我拿著這一塊假皮可能拿其他顏色或者膠水，甚至乎可能要貼鬚的就貼鬚，去到現場拍攝時，我們就會貼上去，上顏色，修到很漂亮，touch up（潤色）然後就拍，最後就 removal（移除）。特技化妝最重要一個的步驟——最後那刻要「收尾數」（結算酬勞）。

文念中：每一個崗位都是。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但是我想問得清楚一點，例如剛才你說的特技化妝那些重點，那些效果的要求，其實也是經過你雕塑而做出來的，那倒模的意思是不是為了讓那位演員戴上時更加適合他的臉型，更加貼服？

陳嘉偉：是的，倒模的原意是為了讓尺寸完全合乎演員，弧度要合乎演員，即是度身訂造。

---

<sup>4</sup> 受訪者所講的戲名《李娜》為曾用戲名，現已改為《獨自·上場》，是一部由陳可辛執導、嘉映影業製作的傳記電影。改編自中國女網球運動員李娜自傳《獨自上場》，於 2022 年上映。

文念中：例如即使很簡單一個疤痕，但是因為他的臉有不同的弧度，那麼在倒模後，就能按演員自己的弧度，貼得更貼服了？

陳嘉偉：對，譬如我幫我自己倒模，我弄了塊假皮出來，但是我把這塊假皮拿去用在白只這位演員臉上，因為我的臉本身可能有一點小，那（這塊假皮）可能對他來說就太小了，根本就不適合，那就不妙了。所以我覺得一部專業的電影製作，應該要有的就是要倒模，一定要倒模。如果不是，上網隨便買些假皮回來，像 Halloween 假皮那樣的，可以很便宜買到，只需幾百元至幾千元就行，不需要找特技化妝去量身定製了，對不對？

文念中：你剛才說最初想入行時遭到你家人反對，譬如你爸爸和爺爺，但到你真的做了很多部戲，又和大導演合作完後，他們有沒有改觀呢？

陳嘉偉：我爸爸和我爺爺反對，也不是很反對，不是強烈反對，他們是說：「做生意吧！做生意吧！」但是他們看到我做了一些作品出來，也開始覺得挺有趣，比他們做得好，因為他們也懂一點點。

文念中：他們也是做化妝的嘛，而且是大師。

陳嘉偉：是的，但是在特技化妝方面我確實比他們厲害，因為他們並非專長特技化妝嘛，但是他們也做過的，我看過他們以前的作品，很厲害，以那時的配備能做到那些東西是很厲害的。不過我現在運用了科技和現有的東西，那我是做得比較好的，他們也會開心的，覺得我做得好。但是和大導演合作，和一些厲害的美術（指導）合作，好像文生你這種美術（指導），他們就沒有機會看到，因為我爺爺……不記得是幾年前，大約五、六年前就過身了，然後再過兩年左右，我爸爸也過世了，所以他們也沒甚麼機會看到我的成長，有太多的成長了。

文念中：你剛才說現在特技化妝有些新的技術，和以前不同，例如呢？有些甚麼新技術是以前沒有的？

陳嘉偉：例如……當然是以前很少會用矽膠，物料上都是一個問題，以前老一派的最基本都是用石膏，我們現在多數也會……有時也要看時間，石膏是真的比較快，但是我們（現在）有時會用樹脂，環氧樹脂，有不同類型的。以前未必有這些東西給 End User（普通用家）使用。另外，例如 3D 打印的方法，它會令很多東西的準確度高一點和快一點，但相對地也貴一點，我們也有運用這些。

文念中：你好像參加了那個荷里活的特技化妝工會？

陳嘉偉：沒有，誰說的？

文念中：你平時怎樣去多吸收一些外國的化妝資訊？

陳嘉偉：外國確實有化妝師工會，但問題是我沒有在外國工作，我是在香港參與過一些荷里活的製作，也慶幸能進去學到東西，但是不需要進甚麼工會，因為我是香港的化妝師，而香港是沒有一個化妝師工會的。

文念中：你可否說說和荷里活（團隊）的合作，例如《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 2017），你和那些外國的美術或者化妝團隊合作有甚麼難忘的經驗？

陳嘉偉：難忘的經驗是，我們被香港製片組那邊叫了過去，然後他們要很快速地察看我們（以確定）誰可以做甚麼。他會說：「現在要畫一條龍，誰可以在手上用 Tattoo Pen（紋身筆）畫一條龍？」那我就立刻去畫條龍。剛巧我小時候經常畫龍，當然不是說特別漂亮，但畫得很密的時候乍一看就會覺得很有型。於是我立刻畫給他看，他就說「那你多做點紋身的東西吧」，或者「你就多貼點假皮吧」，又或者問「你懂不懂造光頭頭套？」因為有一幕有很多人要戴光頭頭套，如果你造過，可以做得來，你有些照片說明你曾經造過，那就可以。他們需要快速地察看（誰可以做甚麼），因為大片經常去外國不同地方，也需要當地人幫忙，他們怎樣知道這些人是「龍」還是「鳳」呢？那就要溝通。另外他們有一些 tricks（訣竅），原來是會做得更快些，原來這麼簡單就能做到這麼漂亮的效果。

文念中：意思是他們發現你們有這些 tricks 嗎？

陳嘉偉：不是，是我們發現他們有。他們最大的發現是原來有芭蕉扇的……

文念中：芭蕉扇？

陳嘉偉：那種風扇仔。

文念中：那些 tricks 有沒有甚麼例子，可否舉例說說？

陳嘉偉：譬如他們有份假皮，假皮通常都是矽膠的，但是（他們的假皮）裡面有一點點電子零件的感覺。通常倒模一塊假皮都是一種顏色倒模完後再慢慢上色的，而我們上的顏色，大多都是一些繪畫或者感覺上像膚色的顏色，那怎樣可以令它有一點點金屬效果呢？就是用一種禮品的 wrap（包裝紙），即是包禮物的那些銀色的紙，幾十年前很流行用的那種銀色……

文念中：包裝紙？

陳嘉偉：包裝紙那樣的。然後他在那個位置（假皮上）塗一點膠水，有這樣一個步驟，等它（膠水）變乾一點就（將包裝紙）印上去，（之後）他就會扯掉那個又像膠又像鐵的紙，鐵的顏色就這樣貼了上去，那個顏色好像獨立了出來，質感就不一樣了。

文念中：那些紙是特別從那邊（國外）帶過來的？

陳嘉偉：香港也能買到，不過新式文具店可能少一點，舊式文具店有一排排那些包禮物的紙，有些是鐵銀色的紙，一面是銀色，另一邊是紅色、黃色那種紙。

文念中：因為他們有很多造型也是已經造型完後帶過來香港拍的。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除了你剛才說的小細節之外，有沒有甚麼在特技化妝上讓你大開眼界的，你覺得很漂亮，原來是這樣做的，像那些面具之類？



陳嘉偉：面具那些偏向是道具部門那邊造的，但其實我們技術不是相差很遠，我們都造得到。大開眼界的反而是他們的 Catering（餐飲），因為真的有很多食物，那些食物真的蠻好吃的，隨時問你要不要吃乳酪、雪糕，香港（拍戲）去拿碟菜也被盯著。除了這些生活製片做的事之外……其實可以不需要的，不過有就開心一點。（除此之外）他們也帶了很多東西過來，他們會把一些簡單的模具也帶過來，因為有些模具有時要用很多次，未必來得及做，以及他們會預多點 pre-make（預製）的東西，有個雪櫃保存著那些假皮，因為矽膠可能有時會出油。另外就是我覺得……也不是很驚訝，也預料之內的，他們一定會帶很多過來，根本不會用得著，但是就會先弄好一些，包括服裝也是。我們香港做，有時真的要做到剛好夠。

文念中：即是製片逐件逐件計算。

陳嘉偉：是的，真的要做到剛好夠。

文念中：他們那次只是特技化妝部，從荷里活過來多少人？然後在香港請了多少人？

陳嘉偉：他們特技化妝部的外國人應該有……不算髮型那邊，因為他們不是叫特技化妝部，他們叫化妝部，外國化妝師在應徵時是化妝和特技化妝都要懂的。他們那部門不算髮型，我想應該有四至五人，當中包括一些 Award Winner（獲獎者），不知道是 Oscar（奧斯卡）還是其他 Film Academy（電影學院）頒發的，我不是很清楚，再加上香港人大概有八人吧。

文念中：香港有八人嗎？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我正想問你，在香港從事特技化妝師的人多不多？

陳嘉偉：我不是很清楚，不過以我認識的，我用電影這個級別的角度去看，真的在這個行業裡活躍的，應該只有幾人而已，大約三、四人左右。

文念中：所以你其實也有開班（授課）？

陳嘉偉：沒有的，我沒有開班。

文念中：你沒有開班？你不是說過有教人嗎？

陳嘉偉：我以前教過，但是我不喜歡開班，我教完他們，也不知道讓他們做甚麼好。

文念中：找不到工作？

陳嘉偉：是的，我也不知道找甚麼工作，（相關工作）很難找到的。

文念中：因為以前你有說去開班，我以為你也想訓練一些人，讓更多人入行。

陳嘉偉：多久以前？

文念中：就拍《金手指》那時（即 2021 年上旬）。

陳嘉偉：《金手指》那時？沒有呀，《金手指》那時我沒有教班，可能是要教我的同事去化某一些妝。因為我是這樣的，如果我對那個妝沒有信心，我會主動去找模特兒試妝、練習，但是我認識的那些香港化妝師，普遍都要我督促他「你一定要練，你一定要練」，他覺得你這樣的練習我要收費，我覺得是你練好了以後過來做才能（有資格）收費，好像我還得供養你讀書一樣，大多數都是。

文念中：行業都未……

陳嘉偉：不過以前，在疫情前、未有社會運動之前，我的團隊確實很大，和同事有很多不同的項目，當時的氣氛很好，氣氛好的時候會有一個連帶的影響，那時候會好一點，大家可能會練習化妝。但現在這一、兩年，確實不能全職養得起一些人的話，那就可能難一點了。

文念中：很多人都轉了行。

陳嘉偉：很多人都轉了行，其實我也算轉行了很久，不過那是因為我貪心，喜歡做不同的事情而已。

文念中：其實你有涉獵不同範疇的事情。

陳嘉偉：趁還有膽量，去試不同的事情。

文念中：最鼎盛時你的團隊有多少人？

陳嘉偉：十幾吧，十八？我忘了，但如果真的是全職那種，應該六個人或七個人左右。有很多崗位不會一直都有工作，例如專門做毛髮的，我沒有這麼多毛髮的工作給他做，那麼我沒有需要養一個人，這些人便偶爾過來上班。

文念中：你入行到現在，有沒有哪個特技化妝的效果是你最滿意的？

陳嘉偉：我自己做的？

文念中：是的。

陳嘉偉：真的沒有，我想不到。很多訪問，每次都問我這件事，但是我真的沒有，我經常覺得不夠好。因為受很多東西影響，譬如面對（別人）大聲，大聲可能會給你壓力。我狀態好的時候，多數都沒有很大壓力，但有時可能睡少了，會很容易膽怯，就會被別人的氣場壓一壓，又會做得不好。有時也不是很明白，是他們本身自然散發的氣場，還是刻意做出來的，這樣其實會影響身邊的人做得不好。人家就是想做好那件事，但你就做一些行為出來讓人做得不好。我也不怕說的，你可以不要聽，我也沒所謂，當然最好請我工作，我會盡力做好，但說起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不過這個不是只有在香港，是世界各地都一樣。

文念中：在特技化妝的整個程序裡，你覺得哪一部分最難？例如倒模後要雕塑，或是上色，或是要貼回去修補那些縫隙……你覺得哪一部分最難？

陳嘉偉：其實很取決於做些甚麼，例如倒模，其實很簡單，我倒模做了這麼多次了，但是如果倒全身呢？人是會動的，如果持續太久他會抽筋。又例如上妝，一牽涉大量的頭髮，好像那邊那個東西，有很多毛髮，很害怕的，因為很難。又例如上一塊（假皮），臉皮中間要加一點東西，邊位是很難修飾的，所以每個步驟都有各自的難處。

文念中：說說你剛才指的那個是不是《赤狐書生》（2020）？

陳嘉偉：是的，但是（我造的這個）沒有播出。

文念中：你是整個都造出來了？

陳嘉偉：整個造出來了。

文念中：由頭到腳嗎？

陳嘉偉：是的，這個是我刻意造多一套給自己保存的。

文念中：你可否說說這兩個模型是不是有些比較特別的技術？另外它的毛髮有很多種，是否混合了很多種不同的毛髮？

陳嘉偉：毛髮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最難的特技化妝（項目）。這個有大概四種不同玩法的毛髮：最簡單的，在沙網上有已經織好的假髮，在頭套上，這是其中一個；另一個就是我們用絨毛通過 Flocking 機（植絨機）植上去的，再用正負極拉扯，使它能黏住之餘還有一個方向；然後亦有些是好像黏貼一排鬚那樣的方法，貼上去，再一針一針穿進去，而一針一針穿進去永遠是最難的工序，但是如果別人能看得出是從皮肉那裡伸出來的話，真實度就會大增。

文念中：多少人一起製作好這個作品？

陳嘉偉：如果這個毛髮，就有一個領班加一個助手，再加三至四個小師傅——我們叫 Junior（初級人員）的人，負責去穿針，還有一個製作頭套的師傅，是另一個人，要另外單獨和他購買，在電影現場拍攝時，我也有叫他過來幫忙。

文念中：隔壁那個身軀呢？

陳嘉偉：身軀也一樣，做法差不多。它沒有一個用 lace（蕾絲）造的假頭套，用得比較多的是絨毛和排鬚的黏法，一束一束地貼上去，最後插了很多一針一針的毛，令它整個感覺自然一點，以及造了一些方向性的東西出來。

文念中：所以效果很逼真。

陳嘉偉：逼真一點，比較合適去做這件事。最好當然是一針一針去做，但是一針一針的話，十年也做不完，所以就混合了不同的方法，讓整個作品更加真實。其實最重要是找到一個最適合的方法，沒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適合的方法。

文念中：為甚麼（《赤狐書生》）剪掉了那場戲呢？

陳嘉偉：他們覺得不喜歡，但不是我設計的，我依足他們的設計那樣去做，也有八、九成相似。

文念中：你說的是服裝設計師？

陳嘉偉：不是，設計也是我找的，我幫邱生（邱偉明）找的。

文念中：邱生是藝術總監嗎？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Boey（黃寶儀）就是做服裝、做造型？

陳嘉偉：我忘了。

文念中：但是那個是服裝指導設計出來的？

陳嘉偉：不關服指的事，完全是美術那邊，邱生負責的。

文念中：你和邱生是怎樣溝通的呢？

陳嘉偉：首先他很久以前找我製作過一個假屍體，可能覺得我用心，所以再找我。因為很多東西我真的都沒有造過，而他人又很好，給我機會去做這件事。溝通時談到應該怎樣設計，因為每一個崗位都有他們的專長，而我未必最擅長設計，那我說不如找一個專門造這些怪獸的設計師吧，因為其實都是事關怎樣用人才值錢。等做好了設計，他接受就可以了，我就可以直接造了，其他東西再交給我安排。所以也沒有太大的難度，最重要是邱生喜歡。

文念中：所以你是全交給那位設計師還是也給了他一些資料？

陳嘉偉：我們也有溝通的，因為彼此相熟，剛剛才跟他 WeChat（微信）完。

文念中：也是一起找資料，然後……

陳嘉偉：主要是找資料，當中我們也有些溝通。

文念中：《赤狐書生》這個特技化妝的難處是甚麼？是不是要穿在真人身上的？

陳嘉偉：是的，要穿在真人身上，難處是穿這些 suit（全身服）一定很辛苦，穿在誰身上，他能吃苦就可以了，但不是每位演員都撐得住，很熱的，因為像是一件棉襖蓋著，動的時候還要用力的擺動。

文念中：是不是很緊貼身體？

陳嘉偉：我一定要令它緊貼著的，不用塗膠水，但一定要令到它緊貼，能跟著他手上的肌肉、皮膚去動。不能前臂一動卻變成去了後臂那兒，那會很奇怪的。其中一個難處是要弄毛髮的問題，因為不能由頭到尾都是有毛髮的。頭是用假皮但有毛髮，身有套 suit 也有毛髮，那麼接駁位怎麼辦呢？這個真的很難做，但當然了，我們團隊也很成功克服了這個難題。

文念中：其實很多時候也是，有些戲去到一個時間點決定不做特技化妝，改做 CG（電腦特技），用 CG 解決了那件事。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你有時會不會覺得太過依賴 CG 反而少了這些特技化妝？

陳嘉偉：依賴 CG 一定會少了特技化妝，但其實兩種方法是可以配合得很好的。另外是我覺得因為不夠時間，因為一個正常的製作是應該先試了，沒有問題後才去執行的，但是我們試也是我付錢在香港找個模特兒去試給他們看，然後到了現場就開始拍了。我覺得這個前期不夠，但是其實也算很好了，前期給了我兩個多月，對比平時做的製作，也算很充足的時間，唯獨試妝這件事，沒能試完就沒時間了。所以那麼多人依賴 CG，因為要快，「糟了，處理不了，來不及，那就 CG 吧。」以我所知，其實即使 CG，也需要一個前期去預定某一些東西，如果突然之間加插進去，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文念中：CG 也有成本的。

陳嘉偉：是的，其實 CG 也有成本。

文念中：另外 CG 也不一定等於做得好，其實 CG 也可以很假的。

陳嘉偉：是的。

文念中：有時反而現場才解決得到。

陳嘉偉：我看過一部 Netflix（播出）的戲叫 *The Irishman*（《愛爾蘭人》，2019），你們有沒有看過？說的是不同年齡的（角色的故事），由四十多歲說到七、八十歲死的那一刻，有大量的（看起來像是）特技化妝、老人家妝，但是（其實）三位主角都沒有（真的做）特技化妝，我看完戲之後看了 making of（製作特輯）才知道，因為他們做得太真實了。當然，要配合很多燈光。哇，真的很逼真。

文念中：他們的技術我們未必追得上，是否這樣的意思？

陳嘉偉：不是，他們用的是 CG 的技術，那三位主角是 CG 做出來的老人家。

文念中：全部都是 CG 做的嗎？

陳嘉偉：全部都是 CG 做的，我是誤打誤撞看了這部戲。

文念中：是甚麼原因驅使你做「糖街製片廠」<sup>5</sup>這件事呢？

陳嘉偉：因為疫情期間完全沒有工作，很悶，想找點事情來做，那我就跟我一班兒時已經認識的朋友們結合成為合夥人，有六個人，我們一起在他們的咖啡店裡做一個鬼屋。做著做著又遇上多一個 partner（伙伴），他是剛巧被介紹來玩的，他就提議不如去哪裡哪裡玩，一起再擴大做。於是就在上年（2020）的萬聖節過後，我們立刻動工去做，十二月就準備好了，不過因為疫情關係，娛樂牌照不能開店營業，所以到了今年二月多我們才開張。

我覺得其實也是想看電影而已，想有些好的電影配合一個產業連結，如果成功了，投資者才可能比較願意投資港產片。因為拍一部港產片，不說多，五百萬吧，五百萬真的很少了，是不是很少呢，文生？當然少了，這樣的電影最少一千五百萬的票房才打和，而香港有多少是票房過一千五百萬的？當然了，你可以賣去外國，最後再賣去 Netflix，但也是有限的。即使賣去外國也是不計票房的，只是版權賣了可能幾十萬而已，也照樣要賺，是不是？很難的，只有傻人才會投資（電影），或者很熱愛電影的人才會投資。如果我可以配合其他娛樂性的服務，包括餐飲服務，做出來又會如何呢？整件事其實是個實驗性的項目，只不過我是執行的那個人。

文念中：那個 Concept 可否說多一點？

陳嘉偉：Concept 就是產業連結，不可以電影只是電影，看完了，好看的就叫人看，不好看的就不看，之後就沒有下文了。我們做電影，用了三個月時間、半年時間，甚至一年時間，很辛苦地做了一件事出來，其實只是被大家看一個多小時，然後就說再見，沒有了，那張戲票就這樣完結了。但是如果我可以吸引他們去玩體驗館，玩完體驗館再吃飯，這樣一個配套會不會做得下去？這個配套是除了可以吸引食客去看戲、看戲的人去吃飯、吃飯的人又走去玩體驗館，這樣縱橫交錯，令整個收益會大一點。

文念中：那個體驗館要玩多久的？

陳嘉偉：我們的體驗館要玩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感受故事後再去看戲，然後有加購項目可去餐廳吃飯。這是一個實驗性的項目，還在實驗中，因為開了才大概八個月至九個月左右，我想要夠一年才能看出是否成功。但是成功與否都好，也是一個超級厲害的經驗，可以根據這些經驗去更加摸清未來的娛樂應該怎麼做。

文念中：最後多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的特技化妝師呢？

陳嘉偉：我會這樣子分，先收窄範圍，專說電影特技化妝師。好的電影特技化妝師，先不要把自己當成是藝術家，（例如）文生你叫我做甚麼，我一定要依足你的指示去做，我可以給意見，你覺得可以，我就跟你做，不要耍那些藝術家性格，他要「這樣、那樣都不好看的」，那你去做藝術家吧。我是在做電影，我是聽指示的，像打仗有個士兵，如果覺得上司下的指令、判斷不好就擅自離開崗位，那麼整個齒輪便散了。所以我盡量配合，提供我們這方面的意見——有甚麼值得做，有甚麼不值得做，有甚麼好，有甚麼不好，然後由你決定。大不了不做，大不了不收錢，是不是？但是收錢做的話，就要「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我覺得這是電影職業的特技化妝師應有的好的元素。

---

<sup>5</sup> 糖街製片廠：以都市傳說「糖街製片廠」作藍本，在銅鑼灣糖街 8 號打造的一個佔地 4000 呎，集合電影、鬼屋及密室逃脫元素於一身的體驗館。

我補充多一點點，如果我要做藝術家，我不會在拍電影時做，我自己平日做就可以了，練習的時候做藝術家，自己想造一個東西出來，就做藝術家吧。因為是我自己付錢的，我自己負擔。人家付錢給我，我當然造別人要我造的東西，是不是？

文念中：但是有時別人要造一件東西，也要溝通得好才造到。

陳嘉偉：當然是的。

文念中：那個溝通過程也很重要，有時可以瘋狂一點的，就多放一點自己可以創作的空間？

陳嘉偉：你告訴我，我有空間時，那我便用我的空間，你信我的時候，我就跟你的指示去做。

文念中：我看你做的除了《赤狐書生》，還有後面這些模型，也有畫的圖案，也有一些血管、疤痕，其實這些都沒有百分之一百的對與錯，在著手去做的時候，每個人畫出來也可能是不同的。

陳嘉偉：所以我覺得造的東西有時不需要那麼真實。有時我會和……可能服裝（指導）找我，或者美術（指導）找我，他們有空間讓我構思的時候，我就會想，我要真實感還是要能帶動感覺給人？往往是有些妝其實很假，但大家會覺得很真，真的東西反而覺得很假。我有很多書籍在那裡，其實會覺得很奇怪，原來會這樣的。所以我覺得好的特技化妝師可能是能衡量甚麼才是最適合給觀眾看到的東西，不是好與壞，是甚麼最適合。

文念中：剛才聽你說也覺得有點可惜，行業不是很能養活你們這班人，或者不是很能夠讓更多新人入行。例如說韓國，電影和韓劇都有很多殭屍片，有很多（會用到）特效化妝，行業可以令很多業界的人成長，但是我們現在好像沒有了這個氣氛。

陳嘉偉：我不敢說外國那些是怎樣，因為總是有一班工作多的人，亦有一班沒甚麼工作的人，我相信香港也是。我不會說自己工作多，但我覺得我已經算是比較多工作的那群人，很基本的維生、生活一定沒有問題。但是我團隊的其他人呢？尤其是在這個年代，可能幾年前還可以，幾年前我們真的有很多工作機會，但是始終沒有辦法，不是只有我們這個行業，整個行業也是，或者其他行業也是，疫情期間一定是開戲少了，出街少了，看戲少了，戲院也只是（維持）85%還是80%的入座率（上限）。很難說，但是過往那十多二十年，特技化妝比較少人做的原因是養不起這麼多人。

文念中：你自己有些甚麼計劃？戲又少了，廣告也少了，除了做你專長的特技化妝，你有沒有甚麼其他計劃可以發展？

陳嘉偉：永遠不能等到完全沒有錢的那一刻才去想其他事情來做，所以早幾年前已嘗試做一些其他的投資。我自己不太懂股票甚麼的，所以就投資一些實質的生意，譬如飲食業，亦有些……譬如這陣子做的娛樂業，連結電影去做鬼屋；亦想涉獵多一點關於 Crypto（加密貨幣）的事情，如現在很流行的 NFT（非同質化代幣）Art，有很多種解說，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NFT Art到底是拿來炒賣還是用藝術的角度去欣賞？這些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訪問日期：2021.10.12